





13  
4.03  
78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六

諺上

說文曰諺傳言也俗言曰諺

禮記大學曰故諺有之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左傳隱公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周諺有之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

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疋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禍也乃獻之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滅陳為縣申叔

時使於齊復命不賀王使讓之對曰人有言曰牽牛以蹊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山諸田一人  
悼君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

重矣重矣又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

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高下猶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含忍也

屈申也天之道也

又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

又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

魏子曰吾聞諸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而對曰昨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

而已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乎

論語曰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家語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車相士以君弗可廢也

國語曰晉重耳過鄭鄭文公無禮叔詹曰若不禮則殺之

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蕪稷不為稷

不能蕃殖所生不疑維德之基公不聽

又曰景王將鑄無射之大林無射鍾名也其律中林鍾也鍾成伶人告

和景王謂泠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諺曰衆心

成城衆口鑠金

戰國策曰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信晉



而亡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又曰莊辛謂楚王曰鄙諺云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  
而補牢未爲遲也

史記曰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又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知與不知皆  
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

又曰樗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秦人諺云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

又司馬相如諫武帝書曰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漢書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

布一諾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又曰于定國決疑平法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  
冤

又曰王莽篡立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揚雄校書天  
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  
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又曰范增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  
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又曰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之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又曰成帝時王吉子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匡衡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擗齊登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文帝從灞陵欲馳下峻阪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倚衡服虔曰惜身不倚衡也如淳曰

又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於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爲小冠高廣材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又曰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曰里語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云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世以交爲難

又曰成帝爲太子以張禹爲師及卽位禹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又曰諸葛豐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聞何闊逢諸葛



又曰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臨吉庭中吉婦取以啖之吉知而去婦東家聞欲伐樹隣里止之因請吉還婦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東觀漢記曰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又曰更始時長安中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胄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楊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大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又曰明德馬后時上欲封諸舅外閒曰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

又曰黃香字文疆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又曰戴憑爲侍中京師語曰說經不窮戴侍中

續漢書曰皇甫規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

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展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又曰陳蕃字仲舉諫桓帝曰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

又曰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太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

又曰李固遺黃瓊書曰自生人以來平代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治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謝承後漢書曰宋弘宴見上令主坐屏風後上謂弘曰諺



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訥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又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畫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又曰胡廣字伯始一爲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京師諺曰萬事不理詣胡伯始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京師稱曰李元禮巖巖如玉山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

又曰桓帝時南陽語曰朱公叔肅肅如松柏下風

又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魏書曰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不意故軍中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千

魏略曰韓暨韓宣爲大鴻臚稱職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履行曷相如

又曰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材特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敬危材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曰州中擘擘賈叔業辯論洵洵敬文通

又曰太祖使盧洪趙達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蜀志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碩族雅有理思才藻美  
瞻擅名北州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又曰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其兄時人爲之  
語曰法護非不佳僧珙難爲兄僧珙珉小字也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  
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衛玠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  
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又曰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  
三語掾

又曰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  
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

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又曰劉輿字慶孫俊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奔之甥名  
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又曰裴秀少好學有風操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荀闔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  
道明

又羊祜傳曰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  
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  
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  
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又趙王倫傳曰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  
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  
每朝會貂蟬盈坐時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字也又曰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募免奴爲軍自稱四部司馬市郭人素謬語奴爲尚故里語曰三部司馬階下兵四部司馬尚長明欲知太平須石鼃鳴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相彝目之季野有皮裏陽秋

又曰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雋

又曰中宗渡江王導群從同心翼戴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朝野稱之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

宋書曰顏竣字士遜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彊息不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

客喧訴常懽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顏竣暝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高祖壯士丁旡有氣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旡

又曰王玄謨御下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沉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燠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

崔鴻前秦錄曰梁讜字伯言博學有雋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崔鴻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爽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友玉昆

後魏書曰濟南王元或與從兄安豐王中山王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

又曰靈太后幸左藏賜諸臣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初廣平人李波爲逋逃之數公私咸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波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又曰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表

又曰李謐字永和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

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陳書曰張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

隋書曰崔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

又曰何妥少聰明時蘭陵蕭睿亦儻才住青陽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儻白楊何妥青陽蕭睿其見美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梁祚魏國統曰王昶字文舒戒兄子云諺曰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斯言信矣

張勃吳錄曰陸稠字伯羸為廣陵太守姦吏斂手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韓詩外傳曰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後車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六

人事部一百三十七

諺下

關爭

諺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梁祚魏國統曰王昶字文舒戒兄子云諺曰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斯言信矣

張勃吳錄曰陸稠字伯羸為廣陵太守姦吏斂手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韓詩外傳曰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後車戒



江表傳曰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嚴少爲郡職吏用情深尅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又曰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又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曲陽典作圍塹卓不肯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郭君保完疆土  
又曰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皇甫謐逸士傳曰繆斐字文雅代脩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脩明學士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王祥別傳曰晉受禪時廊廟之士莫不有懼容而祥色不加怡時人爲之語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諺曰黃尚爲司隸姦慝自弭左雄爲尚書令天下慎選舉  
荀氏家傳曰荀遂夫人有至行時歲荒每來糶者夫人恒叩其斛糶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曰椽斛夫人  
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曹操別傳曰呂布梟勇且有駿馬時人爲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文士傳曰江應元時人諺曰巋然希言江應元  
又曰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晉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謂諸葛亮曰身有醜女才堪相配卽載送之鄉里語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和苞漢趙記曰陳安奮刀左右俱發隴上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入虵矛左右槃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英雄記曰表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請文開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又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伍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

以爲名主養猪賣豚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嚙嚙但聞豚聲

又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又曰游般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臨海異物志曰安家夷皆好噉猴頭羹諺言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臠

又曰蟹魚肥炙食甚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蟹魚額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

又曰延嘉中常侍單超左瑄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



其姦逸時人爲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  
 信用甚於轉圓也  
 又曰里語曰縣官漫漫怨者半  
 六韜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  
 列子曰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斃菽  
 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虺以軟毛綈幕薦以梁肉蘭味心  
 瘡體煩內熱生病矣

又曰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語至矣

又曰趙文子曰國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逸者  
 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齊人之諺語也乘勢居富貴之勢也鎡田器耒耜之屬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

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

韓子曰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  
 又曰古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之廢而有長髮之  
 利也

慎子曰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聾不能爲公  
 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又曰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抱朴子曰相靈時諺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  
 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又曰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商君書曰公孫鞅謂秦孝公曰臣聞之疑行無名疑事無  
 功君亟定變法之慮猶殆天下之議語曰愚者暗於成事



智者見於未萌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  
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寫用  
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賈誼新書曰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  
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貴大之臣近於主上乎

栢子新論曰關東諺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  
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  
揆其能否  
崔寔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由復  
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又曰一歲再赦奴兒噫惜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

應劭漢官儀曰里語云仕官不止車生耳

蔡邕獨斷曰古憤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莽頭

禿憤如屋

王朗貧窶語曰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為乞丐者顏

魏武選令曰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闡在白馬有

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為濟北相以其能故

曹植令曰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將者

武功烈

左傳隱公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闕與穎考叔

爭車穎考叔挾輅以走輅車子都拔戟以逐之

又襄五年曰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



欲使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  
 答秦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又襄五年曰楚伐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正曲伯  
 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  
 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史記曰藺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  
 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吾不  
 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  
 與頗爭列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曰強秦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所以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

又曰彭越字仲常漁鉅野中為羣盜陳勝項梁起少年或  
 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仲可以來亦效之越曰兩龍方鬪  
 且待之

又曰晏敬說上曰夫與人鬪不搯其亢張晏曰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  
 亢而拊其背也

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



公良孺者有勇力謂曰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遇難於此命也吾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曰無適衛吾出子也漢書曰項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也又曰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又曰邴吉嘗出逢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也宰相不親小事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又張耳傳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園令宮人爲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鬪上臨視之以爲樂

東觀漢記曰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捕得寇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恂曰昔藺相如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輟講辭下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鬪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



表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居長樂宮赤眉諸將日會論功名自言欲爲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相擊英雄記曰呂布字奉先劉備屯小沛表術遣將紀靈步士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騎千餘馳赴之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因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蜀志曰劉封與孟達分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遂降魏山海經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毛青四足似熊性忠而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今御史用法冠俗曰獬豸冠也續搜神記曰晉太原中北地人陳良與沛郡民李焉共爲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周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

家中鬪爭吾實忿之作一兒於庭前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絕

皇甫士安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鬪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爲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爭財者投兵謝之

而罷

東觀漢記又載

又曰管寧所居屯落會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後汲者各自相責不復鬪也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鬪香豫爲汲多置盆器由是無爭費禕別傳曰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石勒別傳曰勒微時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輕



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牙有勝負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如吳時遇專諸於途專諸方與人鬪  
 將就之適其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  
 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  
 地維

胡非子曰胡非子脩墨子教有屈將子恃勇聞墨者非鬪  
 帶劔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好  
 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為言五勇屈將子悅服  
 尸子曰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鬪則害親  
 不鬪則辱□矣不若兩降之

韓子曰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一人曰  
 吾與黃帝同年訟此不決以後息為勝

呂氏春秋曰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爭桑於墳上戲  
 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  
 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於是吳楚大爭  
 淮南子曰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

又曰三人同舍二人相與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  
 一人雖愚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  
 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為長信侯專國事  
 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呼

相子新論曰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  
 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  
 後人求共庇廕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  
 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濫受因前



撮之嫌主稱怨宣然後知責之具服  
 又曰俗說二人共澡手令人鬪爭良無異器當共澡者其  
 祝曰人相愛狗相嚙言狗鬪時灑之以水便自解也  
 又曰坐不移罇俗說移罇令人鬪爭  
 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  
 太守許貢座至手足相及  
 郭璞易洞林曰殷鴻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云慎  
 勿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必鬪相傷殷還宣城遂與許姓  
 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欲撞之鴻喬退思中間之戒  
 辭謝僅乃得休  
 夢書曰鶉鷄為鬪夢見鶉鷄憂鬪也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  
 當捨去此鬪之兆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人事部一百三十八

酣醉

說文曰酣樂酒也

又曰酒卒曰醉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一日潰也

易未濟曰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有思信而無保

言九濡其首有孚失是沉酒無節至濡首雖有飲酒象曰

之信失是不醉之節明飲酒不節濡首不可不戒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毛詩曰既醉告太平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又曰幽王荒廢襄近小人飲酒無度沈湎淫泆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是曰既醉不知其尤醉而既出並受其福醉

而不出是謂伐德

左傳曰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公子



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史記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  
睢辯乃使人賜睢牛酒須賈以爲睢持國事告齊故得此  
饋還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睢折脅拉齒睢  
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酒醉更溺睢睢從簣中謂  
守者曰能出我我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齊醉曰  
可矣

又曰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許而醉髡曰飲一斗亦醉飲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  
而醉迺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  
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一斗徑醉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入斗堂上燭滅主人  
留髡而出送客羅襦衿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欣

能飲一石

又曰曹參爲漢相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日飲淳酒卿大  
夫以下皆欲言來者參輒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娠及生子命曰發爲長沙王  
漢書曰漢高祖爲泗上亭長亭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  
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飲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有怪  
此兩家常折券棄債  
又曰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  
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分爲兩道開  
行數里醉因臥  
又曰萬石君徒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  
君聞之不食慶恐肉祖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祖萬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如故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又曰衛青伐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驚而夜逃又曰李廣當斬贖爲庶人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又曰陳遵爲京兆尹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宿醉時突入見遵母乃叩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乃令從復閣出去遵雖常醉然事亦不廢又曰邴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

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下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進言事輒醉不能見乃令侍中坐帳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爲太尉嘗朝見寬被酒沉醉伏地睡詔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者邈性脩慎偶醉言耳後文帝踐祚問邈曰頗復中



聖人不對曰宿瘤以醜見知微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又曰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行征虜將軍欲令救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罷之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吳志曰孫權爲吳王遊宴之後起自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名士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仁德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

不得殺也

又曰孫皓大會羣臣王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蕃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小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

魏典略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酒則罵之以刀劔擊之不中布恐終被害乃先畜死士以戟刺卓卓曰布何在布曰有詔遂殺之

又日時苗字德胄出爲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欲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於牆下旦夕射之酒又曰丁冲爲司隸校尉後數歲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也

晉書曰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少爲謝安所愛重安薨



後輟樂弥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也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曩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又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又曰王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又顧榮傳曰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

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乃復更飲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縛卓郎往視之釋縛宴於甕側取醉而去

又曰周顛代戴淵爲護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二十人顛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

檀道鸞晉書曰栢玄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玄張目矚四坐云栢溫作賊玄見此醉勢難測伏地流汗

宋書曰劉州刺史王忱范太外弟也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太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也

又曰孔顛使酒仗氣每醉輒弥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



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

又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藜中坐久之值王  
弘送酒至便酌大醉而歸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  
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焉翦曰夫人君為令  
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閣之間向馳馬  
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縱之耶翦惶懼忘諱對曰向醉  
胡乘馬馳入甚呵制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互鄉難與言小  
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崔鴻前秦錄曰建武十四年堅宴群臣於鈞臺以祕書監  
朱彤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池為限

典論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  
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

五升又設大鉞於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劊音刺驗其  
醒醉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大駕都許使光祿大  
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宴飲松常以盛夏三伏之  
際晝夜酣飲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  
之飲

又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大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  
發露形體以為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跣音無  
不傾倒僵仆踈跌手足因隨而笑之

襄陽耆舊傳曰襄陽城南有池山季倫每臨此池未曾不  
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兒歌之曰山公  
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  
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諤諤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酌禕祝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世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之時西戎強大繆公遣女樂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因按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博物志曰人中酒醉不解浴之以湯自漬則愈湯亦作酒氣味

又曰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不語其節度至家而醉家以為死而葬之酒家計滿千日

乃憶之往索玄石玄石家云亡來三年服已闋矣乃至冢掘而問之玄石起於棺中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其冠纓乃上火卒盡懽而罷

世說曰周伯仁有德量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三日僕射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屏官事與其飲九醞酒為酣暢其夜醉眠張華嘗飲此酒醉眠輒使左右轉側至覺左右依常為張公轉側其友無轉側者至明起友人猶不寤張公曰咄此必死矣使就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沱



又曰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然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崑崙若玉山之將頽  
又曰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或見一大蛇垂頭牀邊吐  
語林曰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

又曰周伯仁在中朝能飲一斛酒過江雖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無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飲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得轉不答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脅腐而死  
十洲記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俗說曰宋禕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琅琊郡門表山松爲

琅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宋禕冢作行路難歌

列子曰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糠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醉不知世道之安危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  
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也希死形體與人同其悟物與人異何則其神者全也

尸子曰赤縣洲者寔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蓬萊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醉臥三百歲而寤  
韓子曰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績共王傷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穀陽豎揀觴而進子反王欲復戰召子反議子反醉乃辭以疾王入其幕酒臭旋師而斬之



又曰紹緇昧醉而志其裘梁君曰醉足以亡裘乎荅曰紂以酒亡天下而況亡裘乎

又曰紂爲長夜而失日間於左右盡弗知曰使人問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王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也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者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不復遺其冠乎

淮南子曰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酒濁其神也

諸葛亮集曰亮戒子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

迷亂

陶淵明詩序曰余偶有名酒無日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東漢書簡傲  
 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左傳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論語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士志不得則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東漢書簡傲  
 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左傳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論語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士志不得則授



履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  
子方遂不下車謂以天下歸人而不可奪孔繁子曰子思居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巡於諸  
侯未嘗失其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勢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  
周制雖毀若臣固位上下相持欲行其道不勞以求之則  
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  
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  
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時也耳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淑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  
東觀漢記曰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解履升華轂  
陛見帝庭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靈臺之下  
魏略曰丁謐少不肯交遊但博觀書傳爲人亢毅頗有才

略太和中嘗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  
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  
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之明常收繫  
鄴獄以其功臣子原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在  
先主座席猶箕倨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  
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爲屈  
又曰彭蒙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  
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整  
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  
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鈴下共飲酒歌呼時人或  
以籍生在魏晉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干寶晉記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共戲卽去  
鄧粲晉記曰劉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車客有詣伶值其裸袒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以屋爲禪諸君不當入中又我祖中何怨乎其自任若此  
又曰胡毋輔之過河南門下將飲酒河南卒王子博倨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爲人使輔之與語歎曰吾弗及也因言河南尹以爲功曹曹鑿齒漢晉春秋曰陳蹇兄丕有名於世與夏侯玄親交玄拜其母蹇時爲中領軍聞玄會於其家悅而歸旣入戶玄曰相與未至於此蹇當戶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玄大以此知之  
後魏書曰李栗鴈門人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

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又曰元順字子和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座大有賓客不旨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尔況其父耶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中興書曰蔡謨讓司徒孝宗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宗時年八歲甚怪之亟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軒臨何當竟會稽王曰蔡公傲違



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人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治於是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

沈約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肯與言語人皆以是憎之

文士傳曰阮籍從容謂文帝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之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壁障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使騎驢歸

淮南子曰賓有見人於季子者賓出季子曰子之賓獨有

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客一體也或以爲小人或以爲君子視之異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清賢仕爲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會稽典錄曰嚴光一名遵帝引入論故舊累日因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語林曰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多不煩復爾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溫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當相料理王初不荅直高視手板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



氣

晉書曰何綏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屺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

又曰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指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逕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僖耳便驅出門

又曰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意萬悵然而還

又曰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又曰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曰周顛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座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顛曰何



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又曰王澄爲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敲而弄之神氣肅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

宋書曰張敷遷中書舍人與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耶當曰吾等並已負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

又曰陶潛有造之者設酒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又曰張敷永興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

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敖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齊書曰張欣泰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施縱無刑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

梁書曰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

隋書曰崔儵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日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



言多所通涉

唐書曰鄭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  
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  
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  
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又曰崔元翰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  
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  
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  
不遷  
又曰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  
日飲沉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  
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  
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應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  
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祖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耶歛

說文曰人相笑相耶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  
人皆大笑舉手耶歛之霸慙懷而返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家貧嗜酒伺人祠祀往乞餘在栢  
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  
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九晚溫問之荅曰友欽道嗜味  
昨奉教乃守旦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耶歛曰見汝送  
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用  
之爲郡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夫計謀不為人設者亦太欲其謀不覺其計也  
一曰大泉論曰其計謀不覺其計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夫計謀不為人設者亦太欲其謀不覺其計也  
一曰大泉論曰其計謀不覺其計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夫計謀不為人設者亦太欲其謀不覺其計也  
一曰大泉論曰其計謀不覺其計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人事部一百四十

王國符真愚

如愚 愚怯

大矣 智怯

盜竊

問其愚王曰真愚

毛詩鴻鴈曰惟彼愚人謂我宜驕

韓詩外傳曰惟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人千億不為有民

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

又曰柴也愚參也魯

又曰孔子謂仲由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

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家語曰孔子曰勇而好同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

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不生得其人如聚沙



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

東觀漢記日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

漢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閒樂不思蜀也郗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後荅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郗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王隱晉書曰譏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宮時出問左右此鳴是為官蝦蟇乎為私乎賈胤對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私地中為私蝦蟇於是世閒遂傳此語

後魏書曰宋弁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綰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續晉陽秋曰顧愷之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製謝瞻遙稱讚之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焉愷之不覺其異遂幾旦而後止

沉約宋書曰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廣陵列士傳曰吳武字季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考仲考子升性頑愚仲考曰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為吾教也趙書曰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



達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  
選參佐輔之爲娉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  
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噉譎  
鬻子曰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皆  
謂之愚也

列子曰宋人有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  
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又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  
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墮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墮  
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  
何憂其壞其人大喜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

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甕不差主人  
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固守之弥謹

莊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韓子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  
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  
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  
吾見鬼也季婦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  
諾乃浴矢

又曰鄭有人躬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  
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挾株折頸而死因釋耕



而守株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民皆守株之心也  
呂氏春秋曰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之則鍾大不可負以槌毀之恐人聞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也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處舟止從其所刻入水求之  
淮南子曰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淮南開謂社為社  
又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通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也  
符子曰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濡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濕是巧於用晝而拙

於用夕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而息露此亦愚之至也  
笑林曰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為掾將謁見白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讚者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着腳堅亦曰履着腳也  
又曰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婦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聾女聾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崔駰與竇憲賤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

如愚

論語為政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  
又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天姿聰警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着絳衣帽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偽不聞常騎牛周遊

說苑曰齊桓公獵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犍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家隣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

愚怯

釋名曰怯脅也見敵恐脅也

焦贛易林曰任劣力薄驚辱恐怯如蝟見鵠不敢拒格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有難將往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鐘鼓之音鬪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沈約宋書曰周朗兄嶠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迴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又曰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



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沉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表榮  
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  
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日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  
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羹寫胷中手  
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應勸勒降晉  
勒啾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欣然曰賓計是也應宜斬  
然明其性怯可退為將軍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濁梁其為人愚善畏明月  
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匍踣而  
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呂氏春秋曰夫民無常怯有義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

則怯怯勇虛實其所由甚微不可不知

淮南子曰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兇懼掩其  
氣也掩奪也

抱朴子曰拙人得工輸之斧斤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  
婦之刀戟不能以格兇虎也

智怯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杜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  
母曰死君可乎杜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  
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吾聞君子  
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也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  
何人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曰勇人也丘弗如也



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與也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信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信怯也

尸子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宦之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為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盜竊  
易繫辭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又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則國多盜賊

左傳僖中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又昭五日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藿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於此與徒兵以攻藿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論語顏淵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家語日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爾未之詳夫以賢代不賢是之謂奪



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非竊財之謂也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殺之孟嘗君使人招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獻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其能對最下座爲狗盜者曰臣能得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  
又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之張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奏當弃市耳

漢書曰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食天之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時渤海左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

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弄陛下之兵於潢地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理亂民如理亂繩唯緩之而後可

吳志曰孫堅與父之錢塘會海賊胡王等取賈人財物岸上分之堅追斬一級  
晉書曰蔡裔有勇氣嘗二盜入室裔不知拊床一呼二盜俱殞

又曰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入其室盜物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徐龕勇果薄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掠抄迅如風雲  
北齊書曰宋世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



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使東吳會稽不厯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以制盜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之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其傷汝也遍飲而去虜一年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大剋晉軍反獲惠公以歸

莊子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鏞此世俗所謂智也巨盜至則負賈揭篋擔囊而趨唯恐鍼膝肩鏞之不固然向所謂智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乎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也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觀察其眉睫之間

而得其情晉侯使視千里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之盡矣文子曰君司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群盜謀曰吾所以窮者郟雍也遂戕之晉侯聞大駭召文子曰果如子言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君欲無盜舉賢而任之遂取隨會爲政而群盜奔秦焉

又曰牛豨者土地之大儒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怯之色盜追而問其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以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彼往見趙君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又曰東方有人曰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以鋪之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日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女非盜耶胡爲



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而死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子發見而禮之無幾何齊興師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於是市偷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綢帷而獻之子發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枕又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卽還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母病差者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盜而不罪

抱朴子曰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也

郭子曰王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

曰與衆共之魚何足愴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孔嵩字仲山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是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且侵盜乎於是遂以馬還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先主得之盜曰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旣已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

海內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嘗與弟季江遇盜掠奪其衣人問不言盜聞叩頭謝罪還肱衣不受

陳寔別傳曰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兒不是惡人宜深克己反



善當山困貧今遺縮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群盜遂  
 攻郡常着金擗屣屐戰退輒張帷幕與少男通數十侍側  
 刺史陸脩平之  
 人問不言  
 新內武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

傭保

奴婢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乃變名姓為人傭保作於宋子徐廣曰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  
 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  
 召使擊筑一座稱善  
 又曰欒布彭越為家人時與布游窮困賣傭於齊為人酒  
 保

後漢書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  
 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



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  
 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  
 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既而載出城外根  
 得蘇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保使也言為人傭積  
 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神仙傳曰仙人李八百者欲授唐公房仙術乃為作傭客  
 身作惡瘡膿潰鼻惡使公房夫人舐之瘡愈乃授以丹經  
 一卷

奴婢

說文曰奴婢皆古之罪人也  
 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俗不純為雜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曰之臧女而婦奴謂  
 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周禮天官甸人職曰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女酒女故曉酒者古

者從坐女沒入縣官曰奴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奴是也

又秋官甸人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

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為罪人也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毀齒也男年八歲女七

歲而毀齒

左傳襄四年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罪隸斐豹有罪沒官為奴丹書罪約也

論語微子曰般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曰季布者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臣家能聽臣  
 臣敢進計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賣之朱家朱家心知是  
 季布乃買而置之因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又曰欒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燕將臧茶舉以爲都尉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  
畜之不以爲兄弟有錯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  
漢書曰漢武帝時東置滄海郡人徙之費府庫並虛募民  
入奴婢得以終身爲郎增秩  
又曰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又曰薛宣奏張放驕縱奴者並乘勢爲暴至求吏妻不得  
殺其夫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令尹翁歸新視事知涉名豪欲以厲俗遣兩  
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涉肉袒自縛箭貫耳  
詣廷尉門謝罪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  
刁間收取使之終得其力

又曰王鳳群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孝宣皇帝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議也大司  
馬大將軍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  
賞賜前後奴婢百七十人

又曰王丹盡得父財家累千金奴僮數百  
又曰傅太后使謁者置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  
便坐室中晝夜卧子密等三奴縛寵着床板告外吏大王  
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寵曰趨爲



諸將軍辨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蘭卿子后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卽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又曰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以大醉而還罵曰畜生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寬嘗朝會莊嚴已訖妻使婢奉羹繯汗朝衣婢遽收之寬徐曰羹爛汝手

又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馬防兄廖廖子孫三家奴婢千人

又曰鄧弘字叔紀醉奴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卽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歐箠奴弘聞復賞五千

又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貨汙府君耳今重送者以明己心也

又曰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魏志曰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勳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又曰陳泰護匈奴中郎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賦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懷懼



晉書曰石崇有蒼頭八百餘又崇有婢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婢女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止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遂誅崇

又曰郭璞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

又曰祖納少孤貧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又曰劉惔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耶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此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層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又曰辛靈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



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  
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審之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  
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餘食與之恩情  
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  
嫁又生子  
又相伊傳曰晉孝武帝召伊欽帝命伊吹笛伊卽吹爲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  
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  
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賞其放  
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  
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慙耻遂解職還家

齊書曰虞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  
味無不畢致焉

又曰陸澄弟鮮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  
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賤與太守蕭  
緬云澄欲成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趁販所不爲況  
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  
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  
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歎奴苦復欲取  
爾見代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  
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  
喉皆剔高三丈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



常  
又曰德宗初卽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  
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又曰羅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  
以女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日本某寺家人兄弟九人皆  
爲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又曰李玄道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  
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幽州長史以維持  
府事廓在郡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  
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  
之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能  
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

水游游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言  
告桓公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  
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  
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卽白其母母使驗問曰是  
我公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  
刺史七八人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  
公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性  
聰惠儀狀端正工書疏志節爲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  
因持車馬亡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  
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  
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卽明使君地餘也斌後



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魏武遺令曰吾婢皆勤苦使着銅雀臺善待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字也遂治襄國

新序曰昌邑王冶側注冠十枚以冠賜之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日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是大王奴虜畜臣也

郭子曰賈公閻女悅韓壽問婢識不一婢云是其故主女

內懷存想婢後往壽家說如此壽乃令婢通己意女大喜遂與通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語林曰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是婢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使之

又曰石崇廁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飭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莫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意傲然群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



有書生詣岱岱與談論書生乃振衣而去曰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騎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而岱亡

搜神記曰諸葛恪已被殺其妻在室問婢曰汝何故血臭婢蹙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

又曰晉杜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然張弓拔刀當戶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所

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扶風人土孫奮居富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杜蘭香傳曰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就尹喜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自御碩說如此

錄異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爲禮後見湖中有吏着單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過至一府舍吏曰青洪君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勿取但求如願



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姪於隣人恐主父還覺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恐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殺主母因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具以告主人殺其妻將納婢以爲妻婢辭欲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受娉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卽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豈有欲哉賊復殺之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

便倩行酤酒便曰大夫買便時但要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耶奴曰欲使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奴從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曰縛帚裁孟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嗽下床振頭垂鈎刈藜織履作簾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人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鷺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飲馬食牛鼓四起坐夜半盞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鋪滌杯整按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屑漬口不得傾孟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簿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菓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警告隣里棖門挂戶上樓擊



柝持楯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邀遊奴老力索種  
蕘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  
錢給主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笞一  
百讀券文訖辭窮詐索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  
涕長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  
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